

中國故事

一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故事類)

中

國

故

事

第八冊

程紹南編
呂金錄校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主和應徐五雲王
集一第庫文生學小
(11300)

事 故 國 中
冊 十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

* 第八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	程紹南
校訂者	呂金錄
發行人	王雲五
印刷所	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
發行所	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

B四六二八平

齋

小學生文庫

第一集

(故事類)

中國故事

(第八冊)

程紹南編 呂金錄校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
輯
人

王雲五 主編
徐應昶 主編
周建人
宗亮 寰
沈百英
沈秉廉
黃紹緒
蘇繼廡
趙景源
殷佩斯

中國故事第八冊

目錄

唱籌量沙

斷臂將軍

足下

弱國的外交家

趙奢收稅

解衣免禍

騾肝和馬肉

張巡賺箭

目錄

愛民的孫覺

以德報德

有志的少年

中國故事第八冊

唱籌量沙

檀道濟是劉宋（南北朝時候的宋朝）有名的一位大將，勇敢有膽量，百戰百勝，敵人都很畏懼他，有人稱他是劉宋的「萬里長城」，真是不錯。可是，他不但是勇敢，又很有智謀，打仗時，虛虛實實，簡直令敵人捉摸不出。下面講的一段故事，我們看看，便知他的善於應變，所以雖在危急的時候，也能變爲安穩。

有一回，檀道濟領了大兵，和魏人打仗。前後打了四五仗，仗仗得勝。那時，他的兵已經深入敵境，無奈離着本國太遠；一時，軍糧運輸不及，看看存糧將

要告罄。打仗時，糧食是件頂要緊的東西。糧食充足，軍心安定，打仗才可勝利。糧食缺乏，軍心不安，兵士打仗便不肯用命。所以這回打仗，檀道濟實已處於危險的境地，只得領兵回國。但是他忽然退兵，敵兵疑惑不定，又不敢追，因為他平時打仗，虛實沒有一定。正在躊躇的時候，恰巧有些檀道濟部下的兵士來投降。魏將詳細查問，才知檀道濟這回確因缺乏糧食而退，於是趕緊派兵追趕。

魏國的追兵，快要趕到了。檀道濟心想：此刻軍糧缺乏，兵士無心打仗，萬一敵兵趕上，勢必潰散，一定抵當不住的。他便想了一個計策：當夜，等軍士們安營歸號後，他却在中軍帳中，把燈火點得很亮，另派一隊親信兵士，在帳中用斗量沙，堆積如山。量的時候，還很清晰的喊着：一石，二石，三石……量好了，把軍中剩餘的糧米，薄薄的鋪在沙上。沙量完了，就熄了燈火。兵士們在營中聽見唱籌的聲音，以為已有糧食運到，便很安心的休息。第二天早起，只見中



沙飛斗用中帳在士兵信親派濟道博

軍的帳裏，糧米如山積，不覺軍心大振。

且說魏兵在第二天早晨趕到，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安下營帳，一面派了細作，探聽軍情。過了一會，細作探明回報道：『他們軍糧充實，軍心安定。』魏將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『原來他們，並不缺乏糧米，前回有兵來降，說是缺乏糧食，所以退兵，那定是檀道濟故意叫他們來詐降，好叫我們追趕，中他的計。』不覺大怒，連忙叫把從檀道濟那裏來的降兵，網縛起來，立刻斬首，一面傳令退兵。魏兵既退，檀道濟就安安穩穩的領兵回國了。

斷臂將軍

一天晚上，約近二更時分，宋營中有一個統制官姓王名佐的，是元帥岳飛的結義弟兄。他獨坐在帳裏悶悶沈沈，暗暗嘆道：「我王佐自從投到岳大哥這裏，未曾爲國家建立寸功，如今大哥爲着戰不下陸文龍，萬分焦灼，我又不能出去生擒那陸文龍來，分他的憂，真好慚愧呀！」他這樣嘆息，一面苦思如何破得金兵。一會兒，忽然想着一條妙計，叫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我如果這樣做，不是和大破金兵一樣麼？」就卸甲拔出寶劍來，「颼」的一聲，把右臂砍下，咬緊牙關，取傷藥敷了，卻已昏倒在椅上。後來他手下的人見了忙把他喚醒，問是甚麼緣故。王佐也不肯告訴他們，只吩咐他們不要聲張，好好守營，自己便帶了那斷臂去見岳元帥了。

當下岳飛見了王佐這般光景，又聽說他要去假裝投降，刺殺兀朮，垂淚說道：『愚兄自有良策，可破金兵，賢弟何苦傷殘此臂，快回本營，命醫官調治！』王佐道：『大哥何出此言？弟臂已砍斷，即使留在本營，也是個沒用的廢人。如果大哥不許我去，情願勿死在兄長面前，以表弟的心迹。』岳飛聽了，放聲哭道：『賢弟既如此決心，可放心前去，一應家事，愚兄自當料理便了。』

王佐得了元帥允許，便連夜趕往金營，次早來軍門求見兀朮。兀朮見他面色焦黃，衣襟染血，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來此何為？』王佐道：『小臣姓王名佐，是宋營中一個統制。只因此番狼主大兵到來，又有殿下英雄無敵，岳飛連戰不利，掛了免戰牌，昨夜聚集我等商議，小臣勸他還是與狼主講和；不料他非但不聽好話，反而大怒，把臣斷去右臂，着臣來降，先報一信，說他即日要來擒捉狼主，踏平金國，若臣不來，即要再斷左臂，因此特來哀告狼主。』說罷，便將斷臂呈上，放聲大哭。兀朮見了，好生不忍，便對王佐說道：『你莫傷心！我看你』

既然爲我斷了此臂，讓我來封你一個「苦人兒」的官職，讓你一世快樂罷。」又傳令各營，苦人兒到處可住，任他行走，違令者斬。這一個令出了，王佐暗暗大喜。從此他在各營出入，非常自由。

但是王佐要刺殺兀朮，每苦沒有機會下手。一天，他往陸文龍營中，想去探探他，又值陸文龍不在，遇見了他的乳母。可是從他乳母那裏，得悉那陸文龍就是宋朝潞安節度使陸登的兒子，他從三歲上父母失了潞安，爲國捐軀，就被兀朮擄到此間，認爲己子，已有十三年了。不覺喜出望外。

過了幾天，王佐隨着陸文龍到營裏來，文龍叫他進去坐了，請他講些「中國故事。」王佐先想出一個叫「越鳥歸南」和一個「驂騮向北」的故事，講給他聽，暗示他鳥獸尚知愛國。等到第二次又叫他講時，他要求先退去了左右，然後緩緩從袖中取出一幅畫來，說道：「殿下，請先看這東西，然後再講。」文龍接來一看，見是一幅畫。上面畫着一個人像，他父王兀朮的模樣，後面跟



王佐指着圖畫對陸文仁說圖畫裏的事故的

着許多番兵。一個將軍，一個婦人死在大堂上；還有一個小孩子在婦人身邊啼哭。文龍問他道：『苦人兒！這個是甚麼故事？』王佐便指着圖畫道：『這個地方是中原潞安州。這位死的老爺姓陸名登，官居節度使；這位死的婦人是謝氏夫人；這小孩子是公子，名叫陸文龍。』文龍道：『苦人兒，怎麼他也叫陸文龍？』王佐道：『你且聽着喏！這個昌平王兀朮的兵破了潞安州，這個陸文龍的父母便盡了忠！兀朮見公子年幼，命乳母抱了，帶回本邦，認爲己子，今已十三年了。他不想與父母報仇，反叫仇人爲父，豈不痛心！』陸文龍道：『苦人兒！你明明說我。』王佐道：『不是你，倒是我不成！我斷了臂，皆是爲你！你若不信，進去問問乳母便知。』話尙未完，只見那乳母哭出來道：『我已聽了多時，將軍的話，句句是真。老爺和夫人死得好苦呀！』陸文龍聽了這話，淚如雨下，立即拔出寶劍，要去殺兀朮，當被乳母及王佐攔住。文龍道：『依恩公的意思，應當怎樣？』王佐答道：『早晚尋些功勞歸宋未遲。』文龍連說：『好的，好的！』

於是王佐遂辭別出營。

現在且說宋營裏自從王佐去後，元帥常差人打聽。一天傍晚，忽有金營中一員小將送來一封機密箭書，岳元帥拆了一看，原來是陸文龍寫來報告金營新到一種火砲，名叫「鐵浮陀」，今夜要打宋營，請快快躲避；末了說明日一早要與王佐來歸。岳飛看罷，心中驚喜交集，忙傳令岳雲和張憲到某處埋伏，扔「鐵浮陀」入河；一面通知各營虛設營帳，懸羊打鼓，將本部人馬退避鳳凰山後。果然，到了半夜，金兵把「鐵浮陀」向宋營轟去，霎時間煙火騰空，山搖地震，好不怕人。當時宋營中各將領都舉首向天道：「真是天不絕我等！若不是王佐斷了一條臂膀，那裏有陸文龍來的箭書？豈不把我們七十萬人馬打成齋粉麼？他的功勞真是不小！」這裏衆人紛紛議論，暫時不提，且說兀朮當夜親見「鐵浮陀」把宋營打平，便利諸將設宴慶賀。次早，只見小番們進帳稟報：「苦人兒同殿下載了乳母，五更出營投宋去了！」兀朮聽了，大

吃一驚，不道一個小番又來稟報那「鐵浮陀」都被宋將推入大河裏了，直氣得兀朮暴跳如雷。停一會，他嘆口氣道：「唉，這王佐肯斷臂來騙我，說得陸文龍歸宋，因而破了我們的「鐵浮陀」，真是愛國的英雄呀！」這時在他旁邊的軍師哈迷蚩和衆將也都稱贊和佩服王佐的忠勇。

足下

小朋友們，你在書信上有沒有看見『某某先生足下』的字樣？『某某先生』這幾個字，當然誰都會解釋，而且也用不着解釋；只有「足下」兩字的意義，是很有來歷的，你們若是不明白，請看下面的一個故事：

晉獻公死了之後，他的五個兒子，都想奪取王位，把晉國弄得大亂。

公子重耳，是晉獻公的兒子，他知道自己的勢力不敵，便逃到國外去。和公子一齊走的，有狐偃，趙衰，魏犢，介之推等。他們逃到大名縣城東五鹿莊的地方，重耳餓得很厲害，介之推私用佩刀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一塊下來，給公子重耳果腹。

後來國亂已平，公子重耳回國爲君，號曰文公，把跟着他逃亡的人全封

了大官，獨把介之推忘記了。介之推以爲文公偏私，遂和他的母親隱在綿山。過了幾天，文公忽然想起介之推，便命人到介之推的家裏去找，但是已經不見他們母子的踪跡了。當時有一個村人，名叫解章，入見文公道：『介之推和他的母親隱在綿山，大概他們在前四天走的。』文公聽了這話，急差人上綿山去找。可是山峯繁多，他們依舊找不到介之推母子的踪跡。

後來他們想出一個很巧妙的計策。這個計策，準教介之推不找自出：就是放火燒山。

猛烈的火把山燒起來了，介之推和他母親都不肯逃，抱着一棵大樹，任火燒死。

過了一天，他們還沒有找到介之推，因此文公又差人上綿山去找。他們走到一棵大樹底下，看見兩個死尸，被燒得五官不全，便回去稟知文公。文公一聽，急急上山去看，一見介之推的死尸，便放聲大哭。他教人把屍旁燒剩的



推之介起想就底鞋木見看頭低公文

那棵大樹，砍了一塊，做成一雙木鞋底。從此以後，每逢文公低頭，便看見木鞋底；他看見了木鞋底，就想起了介之推，便連連的歎道：『足下呀！足下呀！……』

弱國的外交家

秦國在戰國時候，要算是頭等的強國。攻城掠地，沒有不勝利的。弱小的國度，被他吞併滅亡的，也不在少數。當時有一個極小的小國，叫做安陵，全國土，不過五十方里，却獨能存在；這也有個原因，並非徼倖可致的。原來安陵有個能幹忠勇的臣子，名叫唐雎，能言善辯，不畏強暴，所以纔能維持小小的安陵，不罹滅亡的禍。下面且講唐雎使秦國的一段故事，也可見得唐雎的爲人了。

秦王因爲安陵的地方很重要，所以差人到安陵國去，對安陵君道：『敝國情願把五百方里的地土，和安陵交換。安陵地不過五十方里，如今把十倍的土地相換，想來沒有不肯之理。』安陵君道：『大王厚賜，把十倍的土地來

換安陵，固然很感激！可是安陵的土地，是先王世世相傳的國土，寡人（國君對己的謙稱）雖願相換，可是不敢。』秦國的使者回報秦王。秦王暗想：『區區安陵，把十倍的土地相換，在我已非常優待；而他們非但不知感激，竟敢拒絕，真是十分無理！』心中好生不快活。

安陵君也使唐雎到秦，申說意見。秦王一見唐雎，便很動怒的對他道：『我把五百方里的土地，換五十方里的安陵，安陵君竟不肯，這是什麼道理？並且我們秦國滅韓，滅魏，而安陵只是區區五十方里的小國，反能存在，這並非秦國對於安陵有什麼畏懼；這是因為安陵君為人還謹慎忠厚，所以姑且讓他苟延幾時。如今我好意把十倍的土地，和安陵相換，使他國土增大，他反敢違逆我的命令，不是瞧不起我麼？』

唐雎道：『不是這樣呀！敵國國君承受先王的國土，理應好好守着；即使大王把千里的土地來換，敵國國君也萬萬不敢，何況五百方里呢？』

秦王道：『好！我說給你聽：天子不怒便罷，一怒却非同小可：伏屍百萬，流血千里，你道怕不怕！』唐雎笑道：『天子的震怒，原來如此，小臣懂得了。請問大王也曾聽見過布衣（平民）的震怒麼？』秦王露出很輕視的樣子道：『布衣的震怒，有什麼了不得，頂多也不過把帽子丟掉，鞋子拋去，披髮赤腳，呼天喊地罷了。』唐雎道：『這是庸夫俗子的震怒，並非士人的震怒。要講到士人的震怒，真是叫人驚駭哩！從前專諸刺王僚，聶政刺韓傀，要離刺慶忌，他們三人都是布衣的士子，而他們做的事，可算得是驚天動地。除了他們三人之外，現在我便可算第四人。我要發怒起來，伏屍不必百萬，你我兩人已够；流血不必千里，只在這五步以內；但是可使天下縞素。（古時國君死了，全國人民都要服喪。）今日便可以一試。』說着，拔出腰間佩劍，直向前走，要刺秦王。秦王這一嚇，竟面無人色，連忙謝罪道：『這是我的不是，請先生且坐下，不必動怒！從此我纔明白了。』韓魏強大的國滅亡了，而安陵祇五十方里的地方，得能



唐唯拔劍向前要斬秦王得秦王連忙謝罪

存在這全恃有先生這樣的臣子，不畏強暴，不爲威屈，真是可敬可敬！於是秦王便好好的招待他，並且再也不題和安陵交換土地那回事了。

趙奢收稅

凡是做一個國民，都有納稅的義務，使得國家的財政充裕，一面供給政費，進行行政務；一面供給軍費，鞏固國防。因為政務進行，國防鞏固，我們做國民的，也受到種種好處，所以我們對於國家的財政，要切實監督，不給牠用在不正當的地方；同時對於納稅，萬不可規避或抗不繳付。但是有時候我們固然繳納租稅了，而一般收稅的官吏如果不盡職責，遇了有勢力的人，徇情不收；見了貧苦的平民，威逼敲剝；又把收得的稅款，私下中飽，不歸公家；那麼國家的財政仍舊是要枯窘的。所以我們要國家的稅收不致短少，不能不先求有奉公守法的收稅人員。

我國古時，頗有奉公守法的收稅官吏，像戰國時代趙國的趙奢，就是一

個極好的收稅官，可給現在一般收稅官吏做模範的。如今且把他的一樁收稅的故事講在下面：

趙國有個平原君，是趙武靈王的次子，名勝，因為封在平原，號稱平原君。他是趙王的弟弟，做趙王的宰相，權勢之大，幾乎過於趙王。他有許多田產，完起稅來，自然也要許多錢；可是他以為我是王弟，不完租稅，沒有什麼要緊，故常不去完納。當時那些收稅的官，大多怕他的權勢，不敢向他催繳。獨有一個叫趙奢的，他看見同僚如此徇私毀法，心中大不以為然，竟親自跑到平原君的家裏去收租稅；平原君家裏管事的人仗着主人的權勢，抗不交繳。趙奢心想：收稅是國家的公事，他們如此恃勢抗稅，目無國家，那還了得！即忙跑回來，差了公役，把平原君家裏管事的八人拿來，依着法律，重重的懲辦。

平原君知道了，覺得受辱太甚，勃然大怒，要將趙奢誅殺。但是趙奢聞了，卻毫不畏懼，親自去見平原君，對他說道：『相君！你是趙國的王弟，又是趙國



趙奢收了公役收捕平原君的管人事

的宰相，差不多是我們趙國的一個表率的人，你不奉公守法，法律等於沒有；國家沒有法律，勢必衰亂；鄰國必來侵伐；一旦趙國因而滅亡，那時你還保得住偌大的田產嗎？平原君本是一個英明的人，當下聽了他的話，一腔怒氣立刻平下去，不但也不想殺他，並且向他欠身謝罪，忙說：『先生說得有理，令人佩服得很！像你這樣奉公守法的，真是我們趙國之寶呀！』於是先將自己應納的租稅繳付給他，隨即入朝，把趙奢薦給趙王，叫他總理全國的賦稅。

自從趙奢任了這個官職，他把稅務大加整頓，革除種種積弊，使得稅收加增，國庫充實，趙國便也富強起來。

解衣免禍

從前漢高祖（姓劉名邦）和楚霸王（姓項名羽）爭天下的時候，漢高祖幸虧有許多人才幫助，才把楚霸王打敗，得了天下。講到高祖手下的許多人中，要算陳平的智謀獨多。我們看了史記或漢書上的陳平傳就可以知道。

陳平從小就沒有父母，跟着兄嫂過活，因為他面貌美好，並且聰明，所以大家都很看重他。每年春秋兩季，里中祭禮社神，要分祭罷的肉，多叫陳平來分，他替他們分得十分公平，彼此沒有多少。大家稱贊他分得好，他說道：『這區區分肉的小事，有什麼分不均勻？我將來長大了，執掌國家大權，管理起國家來，也要很公平哩。』於此可見他的志氣從小就不凡了。



陳平解衣使舟子見他不帶錢財

閒話少叙，現在來講他「解衣免禍」這件故事罷。

有一次，陳平的兄嫂要叫陳平到遠地去幹一件事，他便辭別去了。走了二三天路程，到了某處，前面有一條江橫阻去路，他自然只得尋覓船兒，再渡江過去。可是那裏一片荒野，四顧無人。雖然是晚春時節，卻沒有一枝芳香的花和一隻歌唱的鳥，安慰行人。只見得江水茫茫，自西流東；岸邊都是些大樹豐草，隨風搖動。陳平正在無奈之際，忽聞豐草叢邊，櫓聲咿啞，現出一艘小船，船上有個舟子，打掉而來。陳平見了，大喜，連忙上去叫舟子擺渡。船子攏過船來，講定了渡船價錢，他便跳下船去。他坐定了，把那舟子細細一看，但見那舟子，尖臉小眼，行動鬼祟，一面搖船，一面偷看艙裏的客人。他知道這舟子是個歹人。原來這舟子果是一個慣劫渡客的賊，不知已殺害了多少有錢的渡客了。這天，他見陳平衣冠楚楚，以爲是個多財的客商，便想搖到江心，動手劫他的財物。他趁着陳平不見他時，急取一柄的匕首（短小的劍）帶在身邊，預

備劫掠時用。那知陳平早料他不懷好意，只坐下船一刻工夫，就推說天氣悶熱，走得出汗，把身上衣衫統統脫掉，使得那舟子見他身上並沒有帶着錢財，絕了打劫的念頭。這舟子偷看陳平，見他沒有銀包帶着，便不想劫掠他了。從此一心搖船，把陳平渡過了江。

騾肝和馬肉

兩千四百年以前，晉國有一個大夫（官名）姓趙的，後人都稱他趙簡子。他養了兩匹白的騾子，很是心愛。有一天，他屬下有一個小小的廣門縣官，姓陽城的，忽然得了急病，醫生替他診察，說是很危險的病，必須吃了白騾的肝，纔可以起死回生；要是不吃，一定要死的。這廣門小官連夜託人上趙簡子家敲門求騾肝，看門的人進去通報，將這情形告訴趙簡子。簡子旁邊正有一個姓董的官侍候着，聽了這話，生氣道：

『嘻，陽城算是一個什麼東西？竟敢要我主人的騾子，該殺！』

趙簡子道：『不，不，殺了人，活一隻畜生，這也太沒仁心了；殺了畜生，活一個人難道不好嗎？』說罷，就叫廚夫殺了一隻白騾，拿肝給陽城。

不久，趙家起兵攻打翟國的蠻人。廣門縣的兵，左邊七百人，右邊七百人，都拚命爭先上城，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。

比趙簡子又早百多年，有一個秦國的國君穆公，他出門的時候，車子壞了，車子右邊一匹很好的馬跑失了。穆公很愛牠，親自四下一找，看見山裏有幾個粗手笨腳的野人正在殺他的馬要吃。要是穆公生了氣，派兵捉他們殺了，在從前國王非常威嚴的時候，也不算什麼。穆公却不然，他看見之後，歎一口氣道：『這班人吃了馬，要是不喝酒，怕會生病的，他們全不曉得，胡亂喫了。』就叫左右從人拿酒給他們喝。

過了幾年，秦國和晉國打仗，穆公坐着兵車在陣前督兵，忽然有一隊晉兵奮勇上前，圍住他的車子，幾乎要把他捉去了；正在這個當兒，岐山上的野人三百個，一齊吶喊上前，拚命攻打晉兵，把他們打退，救出了穆公。



兵營打攻前上喊吶人野的上山蛟

張巡賺箭

唐朝的時候，有位名將姓張名巡，他領着兵，守睢陽地方。恰巧有賊兵來攻城，巡兵不多，又沒援兵，於是被賊兵把睢陽城緊緊圍住，真是水洩不通。張巡日夜督兵在城上守禦。那時打仗還沒槍礮，只有弓箭是戰爭的利器。箭多好比如今的軍火充足，箭少好比軍火缺乏。張巡既然被賊兵圍住，外面便沒有接濟，城中的弓箭無論怎樣的多，到底射去一枝，就少一枝，只會少，不會多。不比得賊兵在城外，可以想法購買，或打造，不怕缺乏，所以睢陽城真是危急萬分。加以賊兵攻城很急，又不得不竭力抵禦，箭的消費，更爲浩大。一連圍了幾個月，看看城中的箭將要用盡，將士都覺得垂頭喪氣，祇有束手待斃罷了。

張巡心裏十分焦灼。後來他召集將士，叫他們不要喪氣，抖擻着精神打

仗，又說：『今夜有幾十萬枝箭送到城裏，一有了箭，還怕什麼？』將士們聽了，果然仍舊奮力守城，勇氣頓然百倍，可是心裏不免疑惑：那裏有這許多箭送來？城裏造箭的材料，已經搜括淨盡；城外又派不出人去向人求助，即使有人送來，一時也無從運得進城。不過他們素來服從張巡，相信張巡決不欺騙他們，所以眼巴巴的盼望着夜到了，有箭送來。

不言將士們疑慮不定，且說張巡那天立刻出示，令民家有稻草的，儘量交出，暫借應用。百姓愛巡如父母，那有不聽之理，馬上送到營中，一絲也沒隱匿，一時稻草如山積。張巡立召民夫數百人，叫他們把稻草紮成稻草人數千。並且各穿上黑色衣袴。衆人也不知何用，只知遵守張巡的命令。到了黃昏時候，恰巧那夜天色昏暗，張巡命令兵士各背着稻草人登城。準備已完，在城中放了一聲號炮。各兵士便把稻草人從城上縋下。

城外賊將聽得城內炮聲大響，疑惑張巡乘黑夜出城攻營，趕忙召集各



賊兵見黑衣人從城上繩籠而下拉開弓便射

營的兵士準備去抵禦。兵士們都從睡夢中醒來，立即起身，帶了弓箭出營。睡眼朦朧，祇見滿城都是黑衣人，從城上縋繩而下，不暇審察，拉開弓來便射。一時箭如飛蝗，一齊向黑衣人射去。城上兵士見稻草人身上箭滿，便拉上城去，把箭拔去後，重復縋下。賊兵見城上的黑衣人，不絕的縋下，他們便也不絕的射箭。直到天色將曉，張巡才叫衆兵士，把稻草人一齊收回城去，把箭拔下，得箭數十萬枝。將士們見箭已充足，有恃無恐，於是軍心大振，城池守得格外堅固。大家都佩服張巡的智謀。第二天，就把賺來的箭，回射送箭人。

第二天夜裏，仍舊用這方法，賺了好多箭。一連幾夜，賊兵漸漸覺察，知道中了張巡的計策，便下令不許發箭。但是張巡仍舊每夜把稻草人縋下城來，賊兵暗暗好笑，說他愚笨，只不射他。張巡試了幾夜，知道賊兵決不發箭了，並且知道他們毫不準備。於是召募了幾百個敢死的兵士，等夜深人靜，賊兵都已睡覺了，這幾百兵士便一齊縋下城去。那時賊兵雖也有查夜守望的人，看

見有人從城上縋下來，仍舊當是稻草人，一些也不注意。可是那些敢死士兵，下了城取齊後，便直向賊營殺奔過去，勇猛非凡，逢人便斫。賊兵沒有防備，一時心慌意亂，各自逃命不及，被敢死士兵殺死不少。巡兵便乘勢追殺一陣，連賊營都燒了，大獲全勝。

愛民的孫覺

我們中國在從前專制時代，做官的都只知要農民完納租稅，毫不知道農民的痛苦！你若是不完納租稅，就要把你捉到衙門裏監禁起來，逼着你賣掉田產和子女去完清了，才肯把你放出；否則，你休想自由。偶然有幾個愛民的好官，哀憐這些窮苦的農民，想法減除他們的苦痛，那真是極難得的。

在宋朝時候，有一年福州地方收成不好，農民有許多沒有錢完納租稅，被官廳捉入牢獄去監禁。這時福州的太守叫孫覺，他是一個愛民的好官，知道那些農民實在因窮苦完不起稅，並不是有意抗稅，心裏很可憐他們。可是他不能不執行法律，只得把他們監禁了，所以他爲這事很發愁。

不久，那福州地方有個大富豪，情願出錢五百萬，修葺城內各大佛殿。平



富翁到太守衙門拜會孫賢

常修造私人的房屋，祠廟，只要叫工匠來做就是了，不必去知照官廳；現在這位富翁要修葺公衆所有的寺廟，少不得要向地方官請示。所以他特地到太守衙門來拜會孫覺，說他要化五百萬錢去修葺各大佛殿。孫覺心想：我常要釋放這些欠租的百姓，苦於沒有錢替他們代償，今天此人有這許多錢要佈施，何不叫他佈施給那些百姓呢？他想定了，笑對富人道：『你爲什麼要佈施這麼多的錢去修葺佛殿啊？』富人道：『我不過要求些福罷了。』孫覺道：『呀，原來爲此。我知道城內各寺的佛殿，都沒有大壞，並沒有一尊佛坐在露天，不修也不要緊；修了也未必會得福。你如肯把這筆巨款替欠租的獄囚償給官家，使那幾百個囚犯免了枷鎖的苦痛，倒是一件大大的善事。你做了這件大善事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福哩。』

這富人本來不敢不聽上官的話，加上官所說的話又很有理，便一口答允道：『好，好！太守的教訓是很不錯的。我準定照你的話去做。明天我就把

這五百萬錢送來罷。』

下一天，孫覺把富人送來的五百萬錢，解入國庫，核算農民欠租的數目，恰好可以統統償清。於是立即把幾百個欠租囚犯都放出來，叫他們向富人拜謝了，各自好好地回家。

以德報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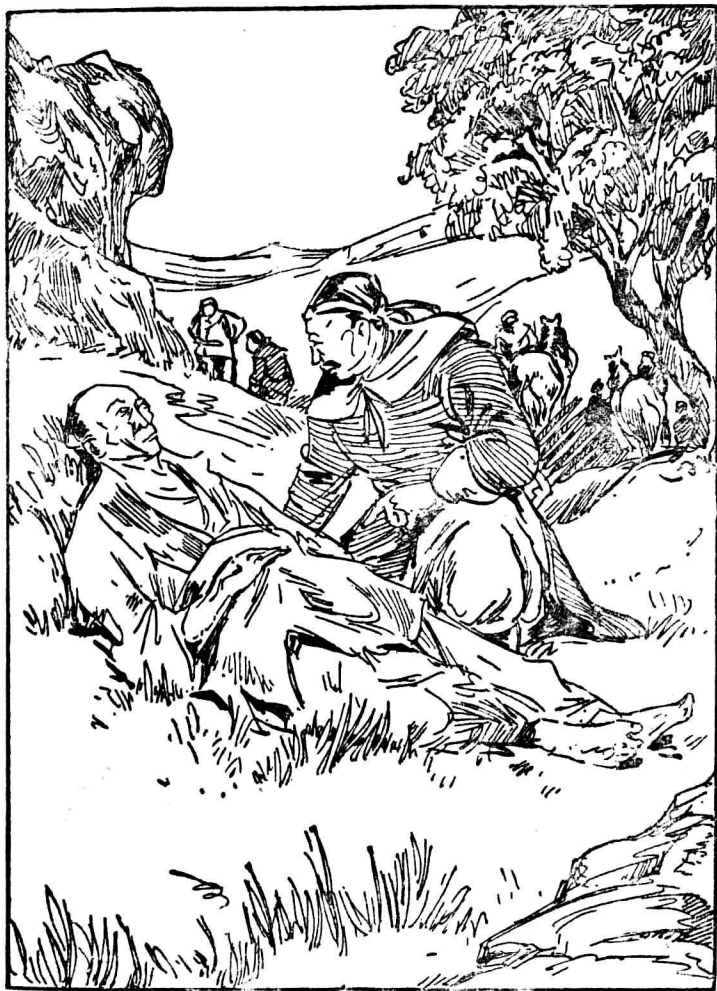
趙盾是春秋時晉國的上卿。一天，他在山上打獵，疲倦了，便在桑樹的陰翳下休息。

當他舉眼向旁邊看時，瞥見一個人躺在地下：灰黑的面孔，襤褸的衣服，緊閉着眼睛，呼吸十分微弱。他覺得這人實在可憐，便走來問道：『你害什麼病？』那人睜開眼睛，輕輕答道：『我已三天沒有飯吃了！』

趙盾聽了，連忙吩咐跟隨的人，把帶來的乾糧，分些給他吃。

原來這個人也是晉國人，名叫靈輒。他慢慢坐了起來，一面很誠懇地感謝趙盾，一面吃着食物。

靈輒把食物吃掉一半，却把其餘的一半包裹了揣在懷裏。趙盾見了很



趙盾走來慰問躺在地上的人

覺奇怪，問道：『你爲什麼要這樣做？』

『我出外三年了，家中還有老母；我相信她現在不是死了，便是在受苦！此地離家也不遠了，這點食物，想帶回去敬奉母親。』靈輒說完，眼眶已含滿了眼淚。

趙盾聽了很傷心，忙道：『你盡量吃罷；我再給些你帶回去。』

趙盾說着，轉過頭來，吩咐跟隨的人，再給他些乾糧，乾肉。

靈輒又吃了些食物，身體也有力了，站了起來，謝過了趙盾，背了食物，便慢慢地走了。

後來，晉靈公無道，礙着趙盾不好暢所欲言；因此，就想把趙盾害死。這天，靈公暗暗埋伏好了刀斧手，故意請趙盾吃酒，好在席間把他殺掉。

趙盾不知是計，竟被他誘來；還是趙盾的跟隨看出破綻，便預備回去。但是，廊下的刀斧手一齊圍了上來。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，忽然有個刀斧手，拚

命殺卻別的刀斧手，保護趙盾逃走。

趙盾被救了出來，便問這位武士說：『你是誰？』

那人答道：『那年桑樹下的餓人。』

趙盾方才明白，正要重謝他，他早已一聲不響地跑掉了。

有志的少年

邵謁是唐朝人，他家裏很窮，年才十多歲，便沒了爸爸。他爲著要養活他的媽媽，不得已祇得謀些小事情，掙幾個微薄的工資，靠着度日。後來他在縣衙門裏做胥吏的職司，雖然位低俸薄，但他對於職務上面，非常勤懇，從不耽誤事情。這有兩個緣故：第一，他知道做事應盡職，分內的事，不可荒怠。第二，他因爲家況清貧，不能不極力巴結，才得維持他的位置。邵謁小小年紀，能够這般的瞻前顧後，實在也難爲他了！

但是諸位讀者，須得知道：邵謁並不是個諂諛的小人，一味巴結上司，不顧廉恥；他的勤懇巴結，是在分內的，是要顧及人格的。請看下面一段事實，諸位當可知道邵謁是極有志向和氣節的一位青年，我們應當敬佩他，欽仰他。

邵謁做縣吏時，有一回，有客來見縣官，邵謁恰巧站在旁邊。縣官看他年輕無能，使用眼睛朝他瞟了一下，用嘴努了一努，意思是要叫他替客人安設席位。邵謁心想：這是奴僕分內的事情，不是縣吏應做的職務；如果貿然去做了，不但喪失了自己的人格，並且辱沒了縣吏的職分。便危然不動，睬也不去睬他。縣官以爲他沒有看見，便一連做了三回嘴眼，那知邵謁簡直不爲所動。縣官不覺勃然大怒，拍案叫罵道：『你這小小胥吏，膽敢不服本縣命令，還當了得！』邵謁也瞪着眼睛答道：『縣吏豈是縣官私人的奴僕？怎能擅令我替你安設席位？』縣官見他當着客人這樣挺撞，益發丟臉，老羞成怒，喝令皂役拖下重打。打罷，邵謁憤憤掉頭便走，走到縣門口，把髮髻割下，挂在縣門上。並且立誓道：『誰願爲區區薄俸，受狗官的恥辱！我誓必歸家求學，學成而後，一雪這回的恥辱；學如不成，便如這髮髻一般。』

邵謁回家後，閉門讀書。那時媽媽已死，格外可以專心求學，雖窮到衣食



都講把髮髻掛在下門上

不周，他也不顧，到底成了唐代一位文學家。他的志向如此高大，諸位可也欽佩麼？